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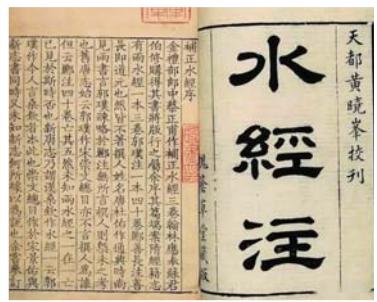
酈道元：济南泉水最早代言人的代言人

济南泉水历史悠久，是众所周知的。济南最早名“泺”，就是因为济南诸泉汇为泺水的缘故。北魏时，济南已经泉名在外，引得文人雅士纷至沓来，争相一睹芳容。而让济南泉水载入史册的，最早可追溯至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可以说酈道元是济南泉水最早的“代言人”。

酈道元一生对水情有独钟，对济南的泉水更是青睐有加。在《水经注·济水卷》中，他首先这样记述趵突泉：“济水又东北，泺水出焉。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是也。俗称之为娥姜水是也，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寥寥数笔就描述出了趵突泉的喷涌气势和美妙形态，“奋”“轮”二字，颇具张力和动态感，把趵突泉奔腾跃突之势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酈道元还记载了公元前694年鲁桓公与齐侯在趵突泉相会的史实。短短数语，有静有动，有景有史，令人记忆深刻。

在《水经注》中，酈道元还记载了章丘百脉泉与平阴东流泉，这也是两泉首次被记载于文献中：“(泉)出土鼓县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谓之百脉水。”“天池山下有泉，名东流泉。”土鼓县故城初建于西汉，为明水最早的城市；东流泉位于济南平阴洪范池镇书院村，因明代中丞刘隅临泉建东流书院而得名，又名“书院泉”。

酈道元还记载了珍珠泉泉群及



□刘永加

酈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文学家，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史书载“道元好学，历览奇书”。少年时期，酈道元就爱好旅游。与其他旅人不一样的是，酈道元每到一地，都会悉心勘察水流地势，了解古今水道变迁情况，并阅读大量古代地理学著作，通过古今对照，发现河道的变化。酈道元对前代的《水经》一书很感兴趣，但他感觉该书过于简单，一般人不易理解，所以，他决心以《水经》为蓝本，采取作注的形式，撰写《水经注》。这是他多年考察与研究的结晶，加上他文采飞扬，全书长达四十卷，其内容包括全国各地的地理状况，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水经注》对济南泉水同样作了详尽描述，这也是记载济南泉水最早、最全的历史文献。

酈道元与济南有着不解之缘，少年时期他就到过济南。北魏承元年(476)，酈道元的父亲酈范出任青州刺史，到任不久就将家眷接到青州一起居住，少年酈道元也就有了跟随父亲到济南游历考察的机会。后来，酈道元景明年间(500年-503年)任冀州镇东府长史时，冀州治所位于历城(今山东济南)，有了这个便利，他对济南的泉水山川更是处处留心考察。

酈道元一生对水情有独钟，对济南的泉水更是青睐有加。在《水经注·济水卷》中，他首先这样记述趵突泉：“济水又东北，泺水出焉。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是也。俗称之为娥姜水是也，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寥寥数笔就描述出了趵突泉的喷涌气势和美妙形态，“奋”“轮”二字，颇具张力和动态感，把趵突泉奔腾跃突之势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酈道元还记载了公元前694年鲁桓公与齐侯在趵突泉相会的史实。短短数语，有静有动，有景有史，令人记忆深刻。

在《水经注》中，酈道元还记载了章丘百脉泉与平阴东流泉，这也是两泉首次被记载于文献中：“(泉)出土鼓县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谓之百脉水。”“天池山下有泉，名东流泉。”土鼓县故城初建于西汉，为明水最早的城市；东流泉位于济南平阴洪范池镇书院村，因明代中丞刘隅临泉建东流书院而得名，又名“书院泉”。

酈道元还记载了珍珠泉泉群及

历水：“陂水上承东城，历祀下泉，泉源竟发。其水北流，经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州僚宾燕，公私多萃其上。分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经历城北，西北为陂，谓之‘历水’，与泺水会。”“历祀”即舜庙。据史料记载，舜庙附近原有两处舜泉，两泉竟发，水势甚旺。而泉水北流，流至流杯池，即珍珠泉、濯缨湖、曲水亭一带，成为当时州僚游宴觞咏之所。而泉水再向北流去，则是大明湖了。

对于大明湖，酈道元也特别关注，《水经注》中关于大明湖及周边景色的描写十分生动细致：“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这里的“濠梁”即濠水上的桥梁，古时庄子与惠子曾在此桥上游览观鱼。酈道元引用这个典故，就是为了彰显当时大明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境界。通过他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大明湖水流清澈、鱼鸟依人、花木扶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佳地。酈道元写到的“客亭”，是后来唐代诗人杜甫“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中所写历下亭的前身。

对于千佛山，酈道元着墨不多，但要言不烦，不漏重点：“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所未详也。”酈道元下笔就突出了千佛山舜的元素，舜井、舜耕等一一展现，他提到建于周代的舜祠，正是千佛山上最高的建筑。而对于城北那座貌似不起眼的华不注山，酈道元写道：“济水又东北，华不注山。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山下有华泉……”酈道元对华不注山观察很仔细，景物描写生动贴切，使得华不注山从此走入人们的视野。

酈道元创作《水经注》时善于融入一些史实、典故。在写华不注山时，他就提及山脚下发生的历史上有名的“鞌之战”：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齐顷公亲率大军在今济南东北(古称“鞌”)摆下阵势，与晋军决战。由于齐顷公骄傲轻敌，不给战马披上铠甲就盲目参战，结果“齐师败绩”。齐顷公被晋军追逼，幸得大臣逢丑父与之互换衣甲，并佯装其到山脚“华泉”取水，得以趁机逃脱。华泉为古泉水名，位于今济南历城区东北，华不注山附近。

对济南的泉水山川，酈道元都是用心去观察、去感悟、去发现、去描写的，所以，才有了他所记叙和描绘的济南百泉齐涌、泉水竟流的壮观景象，为人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济南泉水史料。

故事里的沂蒙

刘福英：断了女儿奶，养八路娃

抗日战争年代，莱芜茶业区船厂村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给刚满4个月的女儿断了奶，只为喂养八路军的儿子，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谱写了一曲母爱赞歌。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红嫂刘福英，这个孩子就是“菩萨司令”廖容标的大儿子廖鲁新。

1942年10月17日，日军向泰山进行拉网合围“扫荡”，泰山军分区政委汪洋和教导队二百多名指战员在莱芜茶业区吉山村被五千多日军包围，经过一场血战，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汪洋及教导队成员加上警卫连指战员共263人壮烈牺牲。

根据省委指示，廖容标率山东军区第四支队部分主力战斗在泰莱北部山区。该部1942年底至1943年底，主要活动在莱北的茶业、雪野、鹿野、大王庄及与其交界的章丘三台、垛庄、埠村一带。

1942年12月，廖容标的夫人汪瑜在章丘垛庄生下长子廖鲁新，为不耽误行军打仗，夫妻二人商议将孩子交给地方党组织安排老乡抚养。垛庄党组织考虑在当地抚养目标太大，于是与雪野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将孩子安顿在莱北山区的乡村。时任雪野区东来官村党支部书记刘福禄接受了这项任务。起初，刘福禄打算将孩子安排在本村抚养，后为安全起见，送往家住船厂村的妹妹刘福英家。刘福英刚生下三女儿不到4个月，正是哺乳期。船厂村虽距东来官村不过十几里，但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群众基础非常好。

刘福英的丈夫陈业成跟随刘福禄来到章丘垛庄的一个小山村，当地一位姓赵的党组织负责人带领他们到一处用石头垒砌的破旧民房里，见到了刚出生三天的孩子和父母。当时二人都不知这就是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廖司令。汪瑜给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依依不舍地交到刘福禄手里，说：“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兵荒马乱的，不仅让你们受苦受累，还得担风险，我先谢谢了。”说着翻身下炕，扑通跪在地面上磕了个头。陈业成连忙上前扶起说：“妹子，大月子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快上炕歇着吧。”廖容标说：“情况紧急，部队要马上转移，我就不留二位吃饭了，一切拜托了。”临走，陈业成问：“这孩子起名了吗？”廖司令说：“我想好了，就叫他鲁新吧。我虽不是山东人，但在山东打仗已有五年，从黑铁山起义到泰莱山区，朴实勇敢的山东老乡供养着我们，为八路军付出了一切，孩子又是在这里出生的。给孩子起名叫鲁新，盼望山东父老早一天过上新的生活。”

夜幕降临，刘福禄、陈业成二人抱着用棉被包裹着的小鲁新上路，从垛庄南行翻过与莱芜交界的老虎岭，东行进入鹿野地界。天黑路陡，坑洼不平，荆棘遍布，二人轮流将小鲁新揣在怀里，摸索前行，绕过上游村鬼子的据点，好不容易到了东来官村西。刘福英一直等着没睡，见到他们安全回来，悬着的心才落下

来。她忙从二哥怀里接过孩子，借着昏暗的豆油灯光，看清了小鲁新皱巴巴的脸，心中一阵酸楚，她默默擦去眼角的泪水，赶忙给孩子喂奶。

刘福英一家五口人，生活非常拮据。陈业成为一家人填饱肚子四处奔走，想尽办法，现又添了小鲁新，更是难上加难。刘福英的奶水喂小三妮本来就不够，现在同时喂两个孩子根本不可能。于是二人商量把小三妮的奶水断掉，只喂小鲁新一个。小三妮刚4个月大，刘福英就喂她喝起了小米粥。

第二天，刘福禄送来了半布袋小米，有二十来斤，还送来两块银元，说是组织上筹办的。刘福英二人留下了小米，那两块银元说什么也没要，二人知道这钱来得有多么不容易，组织上更需要钱。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过来了。到了夏天，山上的野菜多起来，榆树叶、青杨树叶都能充饥，陈业成把能吃的野菜和树叶晒干后储存起来，以备冬、春掺着有限的那点粮食吃。

农历七月的一天晚上，天气闷热，陈业成夫妇安顿好孩子刚准备睡觉，忽然听到篱笆门“吱嘎吱嘎”响，紧接着又听见“砰砰砰”急促的敲门声，陈业成壮着胆子，悄悄地摸下炕，从门后抄起平时准备好的镢柄，这时却听见敲门人低声说：“妹子，是我。”陈业成赶忙把门打开，只见一男一女跟着刘福禄进了门，男的像个教书先生，三十多岁；女的文静标致，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陈业成马上认了出来，对妻子说：“这就是鲁新的父母，是咱队伍上的领导。”还没等刘福英反应过来，汪瑜早就上前攥住了她的手：“妹子，让您受累了……”廖容标也拉着陈业成的手说：“大哥，你和大嫂辛苦了，正好部队转移路过附近，我俩就抽空过来看一看。”刘福英赶忙把熟睡的小鲁新抱起来递到汪瑜怀里，汪瑜看到又白又胖的小家伙，与几个月前判若两人，眼泪禁不住流下来，哽咽着说：“妹子，你能把鲁新养得这么好，我这当娘的就放心了，真是难为你和大哥了……”廖容标夫妇只待了十几分钟，因为要追赶部队，来去匆匆。临走，偷偷地把三块银元放在了炕沿上。

转眼又是大半年过去，村民不断听到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廖司令又打胜仗了，前几天端掉了上游鬼子的老窝。”“雪野村的大汉奸张洪春被除掉了！”伴随着胜利的消息，小鲁新也长得很快，一声声“娘”叫得刘福英心里乐滋滋的。一家人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也其乐融融。

一年多来，村里有些人老是打听小鲁新是哪里来的，刘福英总是淡定地说：“是我娘家二哥的孙子，我侄媳妇生完孩子就死了。”其实，她娘家侄子正跟着廖容标的队伍打鬼子呢。

红嫂刘福英与小鲁新的故事流传至今，这一对母子情深，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红嫂刘福英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母爱赞歌。